

一边奋斗一边爱

YI BIAN FEN DOU
YI BIAN AI

石楠◎著

看失婚女华丽逆袭，玩转事业与爱情
展示完美女性的「励志法则」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 014012033

I247.5
3637

石巍◎著
YI BIAN FEN DOU
YI BIAN AI

爱边奋边斗



I247.5
3637



北航

C1699129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边奋斗一边爱 / 石楠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54—6868—0

I. 一…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262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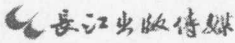
策 划: 尹志勇

责任编辑: 曹 程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 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 16.1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9 千字

定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手机响的时候，康沫若刚从那个怪梦中醒来，心神不宁地躺在床上。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昨晚，她的闺蜜北大同班同学雨霖邀她去钱柜唱歌，她没心情去，在宿舍里却又有些坐卧不安，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美国黑人女作家洛兰·汉斯伯雷的剧本《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翻了几页，心情还是很沮丧，早早地上了床，慵懒地望着天棚，就是没有睡意。

左志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都一年零五天了，她的陪读签证还没签下来。第一次，她把申请材料从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对外窗口递进去，那个美国老女人只翻了翻就退还给了她，说她先生左志理还没有邀请妻子去陪读的经济条件，她只好怅怅而回。左志理要她别急，他正在创造条件，要不了两个月，他的奖学金就下来了，亲爱的，我也非常想你，恨不得现在就到机场接你，把你拥进怀里。耐心点，我们很快就会相聚的。两个月后，他寄来了他的经济情况证明书和新的邀请函，说他完全可以担负妻子的生活费用，可仍然被拒签了。她问拒签的原因，对方摆了下头，咕哝了下，时机尚不成熟。她问他怎么办？他说，他也没办法，劝她再等等，听说最近很多人的申请都搁浅了，也许美国移民局在调整方略。别气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好事多磨嘛。她几乎就要放弃陪读这条途径了，但思念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又等了三个月，她再次去申请，他们这次收下了她的材料，说要研究，让她等通知。她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通知，回答说，十五个工作日。她拨着手指头在数日子，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信函，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电话，三周过去，杳无音信，第四周也快过去了，她的信心在下滑，快要滑到零点了，她很懊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意见，以为陪读签证很容易，凭她的学业，花一年时间来复习功课，稍微使点劲，她会轻松地考上托福，哥伦比亚大学的所有文科专业都会欢迎她的。签证屡屡受挫，几乎要摧毁她的耐心和自尊，这都是自己一时脑热，不听老人之言，想不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受到的惩罚。如果这次还不获批准，她就不再申报陪读了。她自信地以为，至多两年，她会拿到耶鲁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这样一想，她竟有



了睡意。

她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梦境。好像是回香洲，又好像是去美国，面前是一条宽阔的水，她不能确定是江还是海，无边无际，没有船，也没有桥，她站在水边干着急。突然有“突突突”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条白色的游艇从地平线那边开过来，船头有个人，渐近渐显，很像她朝思暮想的左志理。游艇越来越近，她看得也越清，就高声地喊了起来，理——理——他向她望了一眼，没有应她，我是沫若呀！志理！快来接我！可他却走进了船舱。她的心像遭遇到利器猛然一击，一阵难过，醒了。

她再没睡着，真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第二章

她是在大三那年认识他的。那天周末，她们同宿舍的人在校门口的红坊给雨霖过生日。她们几个刚刚在包间坐下，雨霖的男友陈亮拎只鲜奶蛋糕推门进来。一进门，他就给她介绍跟他同来的人说，我的哥们，住一屋的左志理。他们这是初识。当雨霖向他介绍她时，他腼腆地说，我早就认识你。

哦？沫若感到很惊讶，你认识我，我怎么不知道呀？

一抹朝红漫上了他的双颊，“炎黄杯”征文比赛，你上台领奖的时候。但这以前，我早就知道了你。

老实交待！雨霖像抓着什么把柄似的，盯视着他，左志理，你什么时候知道沫若的？

你可不要吓唬老实人。陈亮想为他的朋友解围，这事我知道，我们导师是那次征文比赛的评委，恰恰他要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就推荐志理去替代他。

真的？康沫若眼睛一亮。你投我的票没有？

当然投了。你的那篇文章写得文情并茂。他的脸更红了，声音也更低了，我读过你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校园里的猫咪》，构思奇巧，文笔风趣优美，很欣赏。在文后的作者介绍中说你是北大学生，我就问也在图书馆看书的身边同学，康沫若是谁？那同学看我的目光就像看珍稀动物，还连连摇头说，你真是个书呆子，连我们北大的大才女康沫若都不知道，真是白在北大混，我告诉你吧，她是我们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呢，我真为你羞愧和叹息哟！我被他嘲弄得一愣一愣的。坐在我另一侧的同学这时悄悄地告诉我，说你是他们英语系的，非常好的女孩。我就因为不知道你，大跌眼镜，被人取笑了一通。

她乐得大笑起来。你好好可爱啊！大家也跟着笑，包间里笑声滚滚。

陈亮说，你了解康沫若怎么不问我呢？这不是自找没趣么？

我哪知道你认识她。

好了，好了。康沫若就是我。她向他伸出手，今儿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以后



再不要在背后拿我说事。

我没拿你说事，只是很喜欢你那篇小说，又见是我们北大的，就有了自豪感和好奇心，问了一下。谁知那小子那么牛气，借机打击我。

就你们男生，见到漂亮又有才气的女生，就心怀不轨。雨霖笑着说，你们还说了沫若些什么？如实招来。

你就不要再拿老实人开涮了。陈亮对女友说，北大谁人不识康沫若呀？他带点张扬的声调，我们北大哪个男生不在心里暗恋着你们英语系的这枝白玫瑰？

啊？你也暗恋她呀？雨霖抢着小拳要擂陈亮，看我不揍你！

我有河东狮，哪敢心有旁骛？

这还差不多。

哎！沫若夸张地一声长叹，二位学长，请说句真话，我有那么白么？这白玫瑰的外号，是褒还是贬哪？

凡是玫瑰都是美的象征，从审美角度而论，白玫瑰当是玫瑰中之极品哪！陈亮抢先回答。这当然是赞美啊！

哈哈，沫若笑了起来，学兄如此抬举我，我感到无比荣幸！

你们这些男生，只知捧康沫若，也不考虑考虑我们被冷落的心情。叫黄佳的女生故作一本正经地提出了抗议。

对不起，对不起。陈亮慌忙道歉，老左，这位是黄佳小姐，这位是米宁小姐。你们拉拉手吧。

左志理尴尬地站起来，把手伸向她们。

她们却坐着不动。

你们可不能欺负我的哥们呀！陈亮站起来，你们还不知道吧，老左是我们北大研究人类学独一无二的在读博士，他的毕业论文《文化与人格》初创稿就受到了导师的赞赏，你们可不要小看我这哥们啊！

哟，陈亮，黄佳辩解着，我们可没有那个意思，但你让我们有种争得不香的感觉，才不敢去响应左学长的手。她把米宁拉起来，同时把手伸向左志理，学兄，认识你很荣幸！

左志理的脸红到了耳根，他象征性地握了下，就缩了回去。

四个女生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算是认识了。在校园里碰上，她对他笑笑，他也对她笑笑。他看她的目光有些躲闪，她的目光明快清亮。她敏感地意识到他目光里有某种复杂内涵，喜欢她又不敢。有一回她正要走进图书馆，他恰从大门里出来，他的目光猛然一抖，她的心也有了感觉，他们都站住了，他微微耷下眼帘，她却爽朗地叫了他一声，学兄，你怎么啦？

不好意思。他抬起头，我想再读些你的文章，最近有小说发表吗？

我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她莞尔一笑，不值得。

我想看。他的眼睛闪烁着特别的光亮，有吗？

也就五六篇习作，你要看就给你看。她感到很受用。要准备毕业论文，很久没写了。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

她想了一下，明天这个时候在这里的第一阅览室。

好的。

这算不算是约会呢。如果算，那就是第一次。还她杂志算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哪里呢？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向她示好的男生太多了，她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欢迎，射来的都是热辣辣的目光。她是个胆大的女孩子，她对所有向她献殷勤的师兄学弟都报以友好的微笑，对赞美她的言辞都甜甜地表示感谢，从不表示出厌恶和反感，但他们想与她进一步接近，她总有办法让对方止步。她也不是像雨霖说的那样，是被男生们惯坏了，也害苦了，被他们搞得眼花缭乱，不知天高地厚了，大学四年还没有选中一个目标。她义正辞严地正告她：康沫若，当代的优秀青年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你再漠视他们，不要后悔莫及哟！雨霖还是不了解她这个朝夕相处了四年的闺中密友，她并非那种眼睛长在额头上目空一切的人，男生中，并非没有她喜欢的人，就左志理而言，她就喜欢他这种类型的男孩子，有才华，又努力上进，内秀不张扬，可她没敢去响应他那内敛的目光，是她对自己将来的路没有把握。她是学英语的，可又喜欢文学，两岁时，外婆就教她背唐诗宋词、元人散曲，中学时她的散文诗就常发表在一些学报和《香洲日报》的副刊上，高中时她的一个短篇小说参加省征文比赛获了头等奖，那时她的心就蠢蠢欲动，想当作家，研究世界文学，上北大后，她又萌生了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想法，她觉得赛珍珠很有意思，一个美国女子，却因写了一部以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想探究她成功的奥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都在暗暗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努力，可成功是要机遇的。她深受外婆和母亲爱情婚姻观的影响，她们认为交男友就要交那种生死与共相伴一生的，母亲常说，女人的幸福不是富有，不是高官显贵，女人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嫁一个疼你，爱你，心里有你，知道全心全意呵护你的男人。这是母亲的人生体验。尽管她的婚姻不够完美，但她仍在孜孜以求。她认为母亲说得有道理，首先心里得有那种生死相依的感觉，但爱不是凭空而生的，好感是在生活中萌芽的，她的未来路还是个未知数，而情感的变数就更大了，她得先努力实现她的人生目标，留学去，再在共同的道路上选择志同道合者谈婚论嫁。雨霖骂她是老保守，情感的事谁能保证永远不变，世界上是没有地方能够买到爱情保险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没有一段死去活来的恋爱，你的人生就留下一段没有色彩的空白，将来你会为青春白度而懊悔的。

第三章

那是大四最后一个学期，离毕业就两个月。雨霖为陈亮过生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陈亮请了志理，雨霖叫上了她，同去大兴郊游野餐。他们到了一个人工湖畔，把食品往草地上一放，陈亮打开录音机放起流行歌曲，拉起雨霖的手对他俩说，今天是我二十六岁生日，我们请你们一起尽情歌舞，他抱着雨霖旋转起来，嘴里和着节奏豪情万丈地放声歌唱，转着转着就旋进了林木深处。她笑着走到左志理面前，粲然一笑，师兄，我们也跳吧。

我不会。他有些拘谨。

我教你。她真的当起了教练。踩着歌曲的节拍，他很快就上路了。你很聪明，一教就会。两人舞着舞着慢慢地自如了，也跟着录音机里的歌手唱起来，起初的尴尬像落花那样让风吹走了，越跳越有感觉了。一曲结束，又接着一曲。他们的兴致很高，越跳越有劲，也渐渐入了佳境，感觉非常轻松愉快。突然，音乐换成了摇滚，他俩也疯狂起来，最后就是乱蹦乱跳，狂吼大叫了。音乐停下来，两人笑得前仰后合。累得不行了。

我们休息一会吧。左志理关掉了录音机。

她抬头寻找雨霖，呃，他们哪里去了？

不管他们。他说，把她引到一处树荫下，那里有两块石头，他用餐巾纸把那块平滑一点的石头擦了擦说，你坐这里，自己却坐到另一块棱角凸凹不平的石头上。

她也没说谢就坐下去。

你跳得真好。他说。

我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送我到我家附近的少年宫小班学舞蹈。

唉！他一声长叹。生在城里的人真是幸福，那么小就能学到歌舞。

你家在乡下？

他点了下头，山东高密农村。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培养我读书，妹妹只上了两年小学就辍学了，大弟学习成绩也很好，只读到了

高二，父亲就叫他回家种田了，二弟只读到初中毕业，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的心都在读书上，今天是第一次跳舞。

你的乐感很好，第一次就跳得很自如。书又读得出类拔萃，很佩服，你爸很有眼光。

乡村的孩子，只有读书这条路好走，读书是我的独木桥。父亲希望我跳过龙门，为他争光。我的压力大啊，我不能辜负我爸爸妈妈的希望和弟弟妹妹们为我作出的牺牲啊。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他们的血汗钱，我若不努力心里过不去哟。

他这席话，深深地震撼了她。一个农家子弟能读到博士，那一路走来是多么地不容易啊，她没有把内心的震动表露出来，而是说，你爸爸妈妈一定为你自豪吧？

他没回答是，也没有否认，对她笑了下，算是回答。就伸手去牵她，我们换盘磁带，再跳舞吧。

她跟着他站了起来，笑咪咪地看了他一眼，上瘾啦？

跳舞的感觉很好，很舒畅。

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有家小舞厅，下周末我请你去跳舞。

不不不。他连声说。

为啥不？她挽起他的手，突然想起他羞涩的钱袋，我说过我请你。

你看这样可好，我们把陈亮的录音机拿着，到未名湖边找块平坦的地方跳不更有情调吗？

这个主意好。她本想加一句，浪漫又省钱。可她怕伤了他的自尊，没有说出口。他们又疯狂地舞了起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陈亮和雨霖才回到他们那里。陈亮宣布说，他们从今天起开始试婚。

试婚？志理不无惊讶地看着这对被爱情燃烧得满脸朝霞的恋人。什么意思？

就是同居。她代他们向他解释。住在一起。

哦。他仍有些不解，你们为什么不正正经经地结婚？

你这个书呆子！跟你说不清。陈亮直摇头，两情相悦我们就住一起，如果相互厌倦了就分开，年轻人不趁花季尽情享受爱情，真是大傻瓜！他把他说了个大红脸。连这个都不知道。老土……

雨霖，祝贺你。陈亮仗着他和志理铁哥儿的关系，当着她们女生的面这样说他，她怕他下不了台，不想让陈亮继续说下去，她打断他的话头，拥抱起雨霖说，祝你们幸福！白头偕老。

白头偕老？这可不一定。陈亮诙谐地说，就看她乖不乖。

师兄，她松开雨霖，对陈亮说，你若敢不好好疼爱雨霖，若敢欺负她，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陈亮不会欺负雨霖，志理却出来给陈亮说话了，就怕雨霖占他的强。



到底是我的铁哥们儿，最了解我。陈亮走到他边上，把手搭到志理肩膀上说，现在的男生都害气管炎，只有装孙子的份啊。是不是？老左呀，你可别让我这话吓着了，喜欢哪个就上，别客气，女生就怕男生猛追不放。我搬出去为你创造了条件，你一个人住，约会就方便了。沫若，你说的是吗？

她的脸猛地红起来了，你扯上我干吗？为解尴尬之围，她拉起雨霖去准备野餐，我们快摆上喜宴吧，庆贺你们花好月圆。

他们叫了辆的士回学校。停到她们的宿舍楼下，叮嘱的士师傅等他们，他去帮陈亮，她帮雨霖，收拾衣物日用品，把他俩送到他们的出租屋。那是五六年前建筑的那种两室一厅的公寓房，他们和另外一对同学共租的。厨房和洗漱间都不大，客厅倒不小，有十多个平方吧，他们共用。有简易的家具。他们齐动手，同住的同学也来帮忙，雨霖他俩的小天地很快就安置妥当了。雨霖激动得当着他们的面跳起来一把抱住陈亮，在他脸上狂吻一气，转身举起陈亮的手宣布道：从今天起，我们告别单身了！祝福我们吧！

沫若上去拥抱雨霖，在她的耳边说，愿你们永远像此刻！幸福到永远！她握住陈亮的手，祝你们幸福快乐。

雨霖把嘴凑到她耳边说，我看出来老左很喜欢你，可他这人太腼腆，不敢主动，盯着他的人可不少呢，像他这样优秀的男生可不多得啊，别眼睛长在脑顶上，若喜欢他就主动点。

她什么都没说，笑了笑，捶了她一拳。

别不好意思，听陈亮说，学校跟他谈过话了，已定下公派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两年的访问学者，暑假他就要飞美国了，可要抓住啊。

她把雨霖拉到洗手间关上门，真的？

当然真的？

你认为他真的对我有意思？

你真是个傻瓜，这都感觉不出？你们第一次见面，我和陈亮就感觉出来了。你是被男生惯坏了，对你献媚的人太多，感觉疲劳了，陈亮问过他，他说喜欢有什么用，说你是天上的月亮，他想摘够不着。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出自农家，心里有自卑的障碍。不敢表白更不敢向你进攻。你可得主动点，可别让人抢去了啊！

她莞尔一笑。

晚上，雨霖叫了外卖，六个人围着房东留给他们的老式方桌，喝了啤酒，算是这对新人的婚宴。闹到十一点多钟，志理对她说，我们走吧，我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双休日还有任务？

他笑了下，我每天都安排了任务，今天一天没干活，晚上我得补上。

师兄真了不起。那我们走吧。

第四章

他俩告辞出来，中关村的灯火正辉煌着呢。她伸手要拦的士，他却挡住说，我们还是散步回去吧。

她本来想说，你不是要回去赶任务吗？她却把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好呀。她响应着他的提议。

他紧紧依傍着她徐缓地迈着步子。她感觉到他很想去碰触她的手，却没有勇气，她在心里笑了下，把手向他伸过去攥住他的手。他的手猛地被她握在手里，她感觉他的手像触了电流那样颤抖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变被动为主动了，把手从她手里翻过来，把她的手攥在他的手里，她觉得他的手心热得烫人，不一会就汗浸浸的，步子放得更缓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缄默着，都不知说什么好。很久很久，没敢打破沉默。只有他们的手在无声地交流。学校就要到了，她看了下表说，十二点过了呢，回去就不要加班了，明天再抓紧一点吧。

这会回去我肯定睡不着的。我的论文清样出来了，导师对其中的两个小论点提出了看法，要我再斟酌斟酌，补充一些新论据，我正在做这项工作，导师等着最后审定。导师满意了，学校出版社就可以付印，列入了科研扶持项目。

真为你高兴，她发自内心地说。突然想起雨霖说的事，听说学校已决定派你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何时起程？

教育部正在办手续，新学期开始前可望成行。

祝贺你。

他转过话头，听雨霖说，你已在国航找到工作，外联部秘书，他把头侧过来看着她，这个职位不错啊。

我这只是权宜之计。我的人生目标是研究当代文学，当代世界文学，今年我都二十三了，不能老用老爸老妈的钱，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些积蓄做基础，再去打拼。向你学习，到美国去发展。

好呀！他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凭你的文学天赋，再加你英语的功力，你很快

就会实现愿望的。他突然转换话题，国航一月给你多少钱？

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间每月三千元，试用合格，月工资四千。

给这么多呀？他很惊讶，拿这么高的薪水，还到美国去读什么书？

这是两码事。你若在国内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你去不去美国？

当然还去，别说出国深造是当今潮流，学子们为考托福考雅思都疯了，如果不是公派我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当然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我也要向洋拼搏哟。

他们又没话说了。他把她送到她宿舍楼下，两人站住了。在他们身边往来的同学向他们投来惊讶的目光。你名气太大，太引人注目，都看着你呢，快上楼去吧。

你怕人家看我还是怕看你？

不是怕，是难为情，你太出众了。而我……

哈哈……你呀，学兄，回去吧。你还要去用功哪。

你到我宿舍坐坐？他悄声地说，认认门。

我知道你住的地方，今天太晚，她说，我会去你那里的。再见。她转身上楼去了。

她回到房间，室内却没有别人，雨霖搬出去了，黄佳和米宁约会还没回来，她就去洗澡。从浴室回来，那两个人还没影子。她看了一眼手表，快午夜一点了。她没有再穿外衣，就爬到她的铺上伸展开四肢躺下来。可她却睡不着，左志理的影像老在她的眼前晃动，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他？她这样自问。雨霖说他跟陈亮说过他喜欢她，是真的还是说着玩的，说喜欢她的人很多，有人当面说，有人写信这样说，更多的人发电子邮件这样说。她听着心里快活，从没往心里去，付之一笑而已。与左志理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单独接触也就近几个月的事，也就是不讨厌与他接触的那种感觉，要说她爱上了他，她还拿不准。可他的影子老在她面前晃。雨霖说她从没尝过死去活来的爱不是真的，她爱过，只是她没跟她说。

第五章

他们第二次单独在一起，是从雨霖和陈亮的新房相伴回校的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洗漱过后，拿着饭盒下楼去食堂买早点，她微低着头，轻快地哼着流行歌曲走出宿舍楼，在转向食堂的幽篁小径时，突然有人蹿到她的面前，把她吓了一跳，她抬头发现是他。他对她憨厚地微笑着。

是你呀？她停住脚步有点惊讶地望着他，你怎么在这里？

他的脸猛地红了，眼帘耷拉下去，像蚊子似的哼了一声说，我在等你。

有事呀？她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她已从他的目光里读出了他的内心，她的心不禁一动，却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轻松表情，说吧，什么事？

到我那里去说吧，我已买好了早点。他的目光有些躲闪，我们边吃边说。他很害怕被她拒绝，表情有些怯怯。

这是她没料到的，可她爽快地答应了。他走在前面，她跟着从幽竹林中一条小路往他的宿舍走去。一路上，他们没有碰到熟人，两人也没说话。一前一后就像两个不相识的人，她心里暗笑，他走得那么快，一定是怕被同学看到他俩走在一起，就想开他一个玩笑，你干吗走得这样快呀？

他不得不停步等她，我怕点心冷了呀。

哦！她诡谲地一笑，紧紧跟上去，走呀。

他又迈开了快步。

她又喊住了他，你要累死我呀！

哦，对不起对不起。他又停了下来。就到了，我在四楼B座2号，我先去开门，说这话时他的脸又红了。

她不再难为他了，向他挥挥手笑着说。好吧好吧。

他的身影即刻消失在单元门的楼梯口了。当她上到四楼的时候，他已敞开了门，站在门里向她招手说，这里。

她一进门，他掩上门说，快，趁热吃吧。就把焐在被子里的饭盒捧出来，放到

书桌上，用热水烫了碗筷，把唯一的一把椅子端到桌边对她说，你坐这里，我坐床上。她不客气地在椅子上坐下。他掀开饭盒盖，把筷子递到她手上，这小笼汤包看样子很好，我见同学们争相抢购，就想到你是南方人，肯定喜欢精致的食品，就想买点来请你吃，快吃吧。

她抬头望着他，谢谢啦。就夹起一只。放进嘴里，平心而论，这食堂的汤包，做得再好，也算不上精致，哪能与她家乡的小笼包相比呢？那咬在嘴里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北方虽是面食的家乡，却无法与南方人的早点相较。她更为他这份心意高兴，连连点头说好吃。见他沒有举筷，看着她吃，就说，你怎么不吃？

他转过身从被子里拿出一只食品袋，我有大饼，我爱吃这个。

她从陈亮那里得知，他从读博以来，就不要家里的钱，仅靠那点博士补贴和给本科生上课的一点课时费维持生活和购置学习资料，他非常节俭，他太了解当农民的父亲为他上学所付出的艰苦。他哪能不爱吃小笼汤包而只爱廉价的大饼？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两只汤包就能买到他手里那么大的一块饼，她心里不由一热，眼里漫起了热雾，竟然情不由己地夹起一只汤包送到他的嘴边，你也吃。

他把嘴让开去，你吃，我是买给你吃的。

我要你也吃，她又送过去，我喂你。

就八只小包，你一个人吃可能都不饱，还是你吃。

你不吃我就不吃。她发起了脾气，把包子放回到饭盒里，重重地放下筷子。

好好好。她一发脾气他就软了，我吃还不行。

她笑了，连忙拿起筷子对他说，我们对半分。

那不行。

怎么就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她以不容分辩的语气，你要不听我的，我现在就走。她站起来做出立即离开的样子。

听你的还不行吗？他把她按回到椅子上。

你先吃。她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你把属于你的四只先吃了，我再吃。

这怎么好意思呀？他夹起一只放进嘴里，是我请你来吃小笼包，你却要我把它吃了，这让我心里……

废话！她的语气变得有些专制，你先吃完我再吃，又从他手里夺过大饼，我想分享分享你的最爱。就撕下一块，放进嘴里，品嚼着，呃，还真很香。我吃这个，你吃小笼包。

那怎么可以。他伸手来夺，她眼疾手快，让开了。你能吃我为何就不能吃？包子真要冷了，快吃！她不容他分说，拿着饼子逃了出去。他追到门口，见她已跑下了楼梯，心里立时涌上了一股热流，她虽然出自富裕家庭，却能体会出自于农家人的心意，他感到心头弥漫起一派阳光。

她应上的课程已经结束，毕业论文月前也已完成，各科的学分也都是优，现在她已没什么急待的事要做了。应该说，这是她自进幼儿园大班以来最清闲的时段。等毕业典礼一过，她就要到国航去报到，也就不再要父母拿钱供养她了。想到这儿，她好像身心突然轻松起来，有种解放感。猛地来了灵感，想写一个“巢”的故事。她的思绪飘舞起来，儿时跟随母亲到苏家村看到屋檐下燕窝里张着嘴的乳燕，还有那些衔着食物飞来飞去的母燕让她非常感动，还有看日本电影《北方狐》的感触，便有了一个小小说的构思。如何把这个故事演绎得精彩，她心里还没有底。她拿着大饼回来的时候，两位同屋刚刚起床，看着她脸上阳光灿烂就说，怎么这样开心哪？

我们就要走向社会了，就要自立了，你们不开心？她倚着自己的床柱，看着她们，昨晚你们何时回来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与你们的那个他难舍难分哪？

哈哈，米宁仰起头笑了起来，跟黄佳说，你听听，我们的小若若怕是已开始体验到恋爱的滋味呢？

我？沫若从大饼上撕下一块放进嘴里，笑了下，你们不是和雨霖都嘲笑我对男生没有感觉吗？我怎么会有体验？

有人看到你昨晚与人约会了。黄佳盯着她的眼睛，说实话，是不是恋爱了？

哦，只准你们夜不归宿，我跟校友散散步就不行了？

米宁像抓住什么似的，谁说不行哪？毕业前夕，谁会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将来如何？先体验一把热恋的感受。跟谁呀？透露一下，我们三对一起出游。

恐怕要让两位小姐失望，沫若把最后一块饼送进嘴里，诡秘地一笑，转过话头，你们今天不准备出门，我可不想陪你们闲聊，她拿起一本稿纸，我去图书馆了，拜拜。向她们扬扬手走了。

第六章

她喜欢图书馆的环境，只要往书桌边一坐，她的心就安静了，思维就特别集中特别活跃，她的《巢》开篇非常顺利，手里的笔有如神助一般，一泻千里。当她歇下来的时候，看了下页码，有十多页了，一看手表，十一点了，她匆忙收拾起纸笔，放进她的背包就往食堂快步走去。早上她就想好了，左志理请她吃了早点，她得投桃报李。她到食堂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她走到没人排队的窗口，眼睛一睃，就选定了她的菜。她点了一个粉蒸肉、一个青椒爆炒牛柳、一个土豆丝，还有个青菜粉丝肉丸汤。北方人爱吃面食，面食她也能适应，就买了八两煎饼。用饭盒提着急急地往左志理的宿舍跑去，她要赶在他往食堂来之前到达他屋里。

左志理是个工作狂，做起事来就忘了一切。她推门进去的时候，他还埋头在一堆资料中。是她推门的声音惊醒了他，他这才抬起头懵懵懂懂地望着她，那眼神好像是问，你怎么来啦。我们吃午饭吧。你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他连忙收拾起他的论文稿和书籍。

她把饭盒放到条桌上，不知道你的口味和喜好，将就一下吧。

他拿出碗筷边用开水烫边说，我不择食，只要能果腹的都喜欢吃。哇！他看了一眼她摆好的饭菜，眼睛一亮，这么多好吃的呀！

只要你喜欢就好。

当然喜欢！我每周只买一次荤菜，早晚都不吃菜，只吃饼，一顿这么多菜，于我就是过年哪！

这可不行，你现在正是耗费脑力的时候，营养跟不上可不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一日三餐由我来安排，你就潜心修改你的博士论文吧。吃饭的事你不用操心。她夹起一块粉蒸肉放进他碗里，用脑没有高蛋白可不行，一旦透支，想恢复就难了，我外婆是老中医，常跟我说，元气可丧失不得。她给自己也夹了一块，我只需要这么多，剩余的都是你的。她咬了一口嚼了嚼说，我母亲做的粉蒸肉味道可比这里的好多了，那是用了红光腐乳卤和黄酒腌制半小时，以五香炒米粉调拌，用新鲜荷叶